守望朴素与平和

文·以哥

2014年的秋冬，国家博物馆举办了“列夫·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”展览，托翁故居雅斯纳雅·波良纳庄园及莫斯科国立列夫·托尔斯泰博物馆的两百余件展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。这是关于托翁主题规模最大的海外展览，列宾所绘《列夫·托尔斯泰肖像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的手稿让展厅里弥漫着雅斯纳亚·波良纳盎然的朴素与平和，置身其间仿佛接到一封不期而遇的请柬，三个月后我欣然赴约。

从北京到莫斯科我选择穿越茫茫冰雪的西伯利亚大铁路，六天六夜的旅程是最好的阅读时光。手捧李明滨教授主编的《托尔斯泰与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》一书，丰富的图片、详实的资料勾勒出托翁一生与庄园深深的联接。书页一片片翻过，思绪和铁轨一道延伸，物理和精神上都离他越来越近。

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市，如今两小时的车程走过的却是庄园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。1941年冬，纳粹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，擅长“闪电战”的古德里安将军竟把德军司令部和兵营设在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。英雄的图拉用鲜血阻击了装甲军团的进攻，将军再未靠近莫斯科一步。在离庄园不远的一处烈士墓地，今天的人们在墓碑前铺满了鲜红的玫瑰，每位前往庄园的游客都会铭记，是他们浇灭了侵略者的嚣张，保卫了雅斯纳亚·波良纳珍贵的平和。

庄园大门处是两座白色的圆形塔楼，这是托翁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所建，独具贵族气息，后来连同整座庄园成为托翁母亲的嫁妆。托翁从小就生活于此，最爱在大门近处的大池塘里游泳和滑冰，此时的池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游客行走后留下的脚印在阳光下蜿蜒至密林。书中描绘的林荫大道是盛夏时的枝繁叶茂，浮动着层层叠叠温暖的光影，我却一深一浅踏在雪地上，仰望斑驳的白桦林，看高挺繁密的树梢染尽蓝天。道路的一头便是故居纪念馆，一栋坐南朝北的两层楼房，托翁82年生涯中有50多年在此度过，构思完成了多部传世之作。于我而言，好些展品是第二次谋面了，在原本属于他们的空间里更显出物得其宜。和书里描绘的一模一样，长久以来以及很久以后，这些陈设和典故都会如窗外的阳光一样恒久地传承下去，用平和的声音去陈述历史。

来到庄园的每个人最后都会去密林深处的托尔斯泰墓前致敬和追思。如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言，这世间最美的坟墓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墓志铭，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。往来的人们在稀疏的栅栏边驻足凝望，它确是用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。墓地坐落的地方叫“老扎卡兹”，相传这里埋藏着一根象征幸福的“绿棍子”，找到它人世间就不再有死亡，也没有战争和疾病。托翁在遗嘱中请求把自己埋在这，他如愿以偿与用尽一生孜孜寻觅的“绿棍子”为伴，继续守望着雅斯纳亚·波良纳的朴素与平和。